



細鑑易知錄
二十四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一五七函

六一架

七五號

只册

及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六

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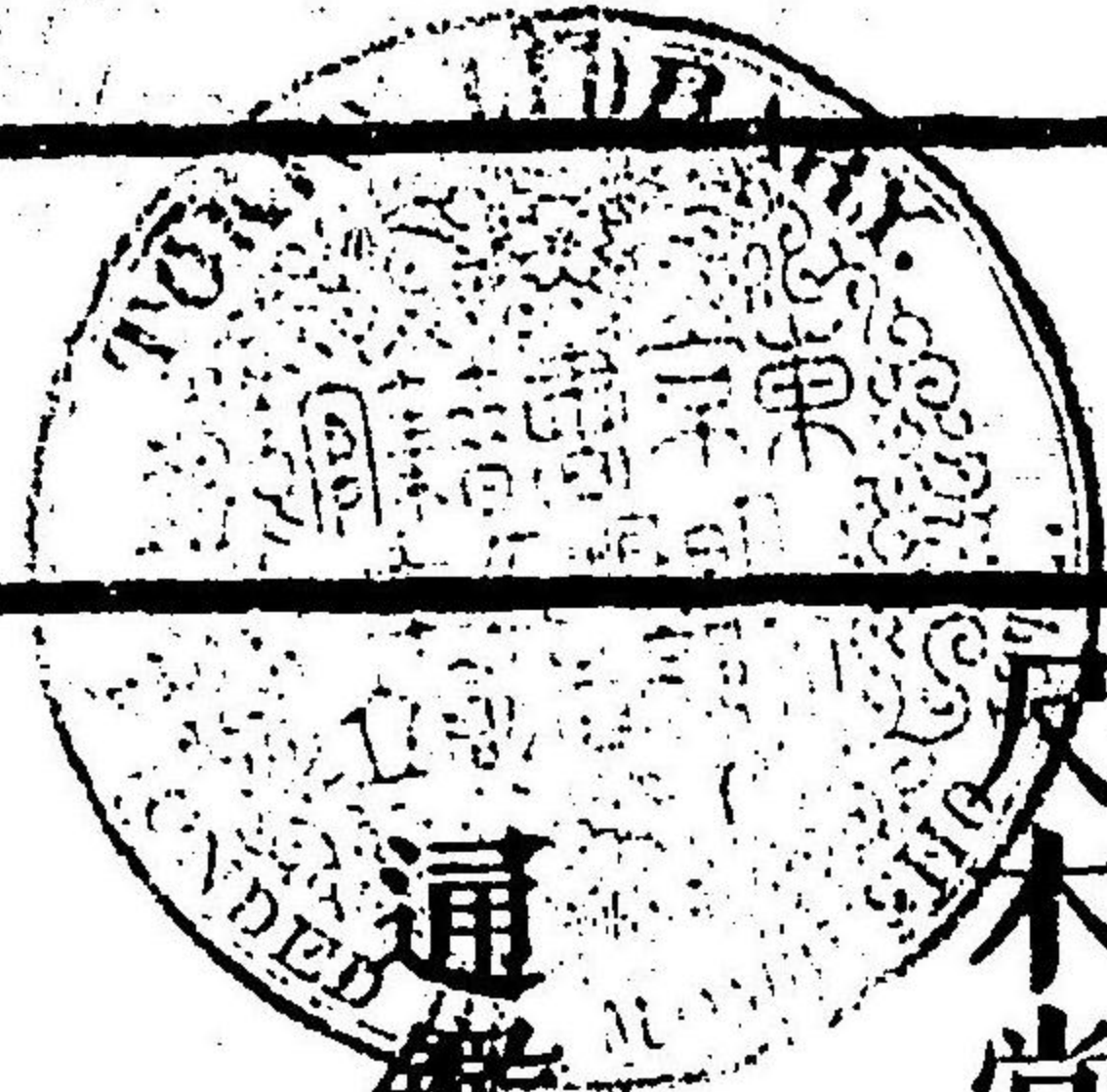
唐紀

高宗皇帝

綱 已卯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

綱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

之綱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



裴行儉討
平突厥

綱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見四三

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綱秋八月貶李敬玄為衡州

衡州刺史綱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

子書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

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

宴百官及
命婦於麟
德殿

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

綱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仁軌為太子少傅綱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

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民錢也上以問劉仁軌對

鏡殿

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

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視四壁有數

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別去綱秋七月徵處士田

游巖為太子洗馬綱游巖隱居泰山在山東濟南上

東封見上卷嘗幸其廬徵為洗馬見三四無所規益

薛儼書責
田游巖

右衛副率同帥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

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

之榮將以輔導儲貳漸失染芝蘭耳皇太子

卷九

唐高宗

春秋鼎也。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

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綱冬十月，徙故太子賢於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

立重照為皇太孫

綱壬午，末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綱**發

高宗制於晨牝，雖愛子且不能保，又何有於乃孫哉？他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況既有太子，又立太孫，固無謂也。書之。**綱**夏四月，關中饑，上幸東都。**綱**聞

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憲**公裴行儉卒。**綱**其書諡何？予行儉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也。曷為予之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禍始，是以予之故李勣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諡一予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入行儉始行儉有知人之鑒。

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

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

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楊子稍沉靜，應至今長。餘得令也。終幸矣。既而勃墮

水，炯終於盈川。故址在浙江衢州府城南。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

王反，誅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將也。副後多為名將。

綱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綱**秋七月，作奉天宮。**綱**上

既封泰山。見上卷。欲遍封五嶽。山之尊者曰嶽。東嶽

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嶽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嶽恆山在直隸真定府曲陽縣，中嶽嵩山在

作奉天宮

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襄行李

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見十四卷十九與三

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

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

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

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

鳳鳴朝陽詩大雅卷阿篇鳳鳴矣于彼朝陽綱冬十月突

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目突厥餘黨阿史

那突厥三字姓骨篤祿阿史德亦突厥三字姓元珍等招集亡散

鳳鳴朝陽

免胄示面

八戰八捷

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今山西太原府代州都督薛

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

曰吾聞仁貴流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死矣何給臺上聲

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

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綱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

略副使目吐蕃寇河源在陝西鞏昌府秦州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師

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

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比部覆其出入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充經

也目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綱 癸未。弘道元年。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綱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綱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綱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綱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郭正一罷。

中宗皇帝 初名顯。更名哲。即位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

五年。被弒。壽五十五歲。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武后 名曩。僭位二十一年。改國號曰周。壽八十一歲。后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慘矣。

綱 甲申。中宗皇帝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末新劉氏日於是太后以二月廢帝立睿宗。改元文明。九月太后改元光宅。不紀光宅。黜武氏也。曷為不以文明大書。不于武氏之得廢立也。故從唐鑑以嗣聖紀年。而每歲書帝在某州。遂自尹氏日昔范公祖禹脩通鑑分職唐史著為唐鑑一書。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今綱日止以嗣聖。

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范氏相出入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綱目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以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況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故綱目但以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與中宗尚在者為比而得以繫嗣聖之號也

綱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且發裴炎白太后

綱日止歸惡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已非一日縱使裴炎不為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

理故綱目深探本情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著其實也

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

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

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江

西吉安府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

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豫王且中宗弟為皇帝妃

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

人改元文明且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

后綱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畱守太后始御紫宸

殿。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于

房州。今湖廣鄖陽府房縣。郎音云。又遷于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綱閏五

月太后以武承嗣見上卷同三品。綱秋七月溫州今浙

江溫州大水。綱八月葬乾陵。在西安府乾州。綱括州今浙江

水。法書大宮大水何陰盛之微也。太后始為昭儀則書萬年

至是御殿則書溫州大水。括州大水。然則武氏禍水

也。世戒。綱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綱太后改元光

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

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

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

丙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綱太后立武氏七廟。綱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

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不從。追尊五代祖為公。妣為

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綱英公李敬業起兵

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書起兵何惡武氏

孝逸止書擊其殺之不書誅。綱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

心憤惋。會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

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

武氏禍水

李敬業起兵

兵矯詔殺揚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長史開府庫救囚徒旬日

閒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

李敬業討武氏檄

將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

寒微昔充太宗下陳猶後列也武氏嘗充太宗才人故云嘗以更耕衣

入侍洎及也乎晚節穢亂春宮即東宮謂高宗也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輦輦者日鹿曲禮夫惟禽獸

繪為雉形而陷吾君於聚麀攸聚猶共也獸之牝

五采畫之殺姊韓國夫人屠兄從兄弑君高宗若頭重侍

無禮故父子聚麀惟良弑君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醜朕去母殺

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出血尋帝崩醜聲母王

皇入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

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室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

杯之土見二十一卷二十七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

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

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相衛大將軍李

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

斲棺復姓徐氏敬業祖世勣本太后殺侍中裴炎

太后殺裴炎

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武承嗣與從

父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俱高祖子屬尊位重屢

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管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鸞味道鞠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鸞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斬裴炎於都亭。府城內。景先等流貶有差。綱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

魏思溫說李敬業

魏思溫諫李敬業取常潤

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江天險。定以為固。不如先取常。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孝逸軍至臨淮。至。回軍拒之。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

見四卷
氣且大
今江南
潤今江南
真江府為

今江南
潤今江南
真江府為

今江南
潤今江南
真江府為

今江南
潤今江南
真江府為

今江南
潤今江南
真江府為

唐中宗

魏元忠請
李孝逸進

魏元忠
知所以自

魏元忠請李孝逸進

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

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

逗豆撓開畏懦者斬名曰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

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

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

敗輕騎走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

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致堂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王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

用

綱目本春秋之法

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命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有遠見宏略者求淳弘道之間誠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綱之西二年大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法書每歲首必

存正發明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

統也明氏既廢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

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帝

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

且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綱三月太后遷帝于房

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綱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見上綱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綱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唐中宗

致堂胡氏曰如而自嫌求貞如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士而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衙鬻恥之門消廉

太后以懷義為白馬寺主

綱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書太后以何醜之

也。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府城東

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為名創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

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

王求禮表請闕懷義

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子去勢之庶不亂宮闕表寢不出

太后置銅匱

綱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太后歸政於豫王且尋復稱制綱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辭太后復臨朝稱制綱三月太后置銅匱癸受密奏綱太后自徐敬業復姓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

魚保家請
鑄銅為匪

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者
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見三三卷五農夫樵人皆
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
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匪以受天下密奏其器
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
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
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
性殊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
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

羅織經

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
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脇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
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
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許偶死。猪愁求破家反。
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綱夏六月太后以岑
長倩干去聲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
為納言。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懼蹇不為
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
阿師當於北門見四四卷十七出入南牙見同上宰相所往來。

有山出於新豐

勿犯也。綱秋九月有山出於新豐。因嘗書涌石矣。未

矣。書山出終綱目一而巳。註八卷九。二。國雍州今陝

安言新豐縣今西安府東南有山涌勇出太后改新

慶山 俞文俊直

豐為慶山縣江陵今湖廣荊州人俞文俊上書言天

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疝疝音瘡生地氣不

和而地同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

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

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

流之嶺外綱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綱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夏四月太

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見二十一卷監裴匪

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

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上織婦見四卷未聞萬乘之

主鬻蔬果也乃止綱太后殺同三品劉禕衣之綱禕

之竊謂鳳閣見上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

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

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鞠也之本

不經鳳閣 何名

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見同何名為救

綱唐中宗

稱教

太后怒賜死禱之初下獄睿宗為去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致堂胡氏曰禱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救此則宰相之言也註音害成易繫辭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太后罷御史監軍

綱冬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目太后欲遣韋待賈擊吐蕃見上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見七十二卷七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

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聖母神皇

綱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綱夏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目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

獻之白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告謝於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刺史宗成並

會神都見上先加尊號綱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

傑奏焚淫祠目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

狄仁傑奏焚淫祠

琅邪王冲等舉兵匡復

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通四祠綱秋八

月琅郎邪耶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

遂大殺唐宗室書匡復何特筆也王莽之篡惟劉

王冲等書舉兵匡復朱溫之僭惟淮南西川書移

檄典復皆特筆也冲貞子也曷為先之首唱義也

劉續見十九卷十一淮南西川見六十卷十三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

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皆高祖子越王貞太宗子及

元嘉子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號王鳳太宗子東

莞官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諤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

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

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

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譏詐為皇帝璽

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

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先擊武水故城在東昌府城西南莘今東昌府莘縣令馬

玄素閉門拒守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衆

懼而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丘神

勣擊之至博州冲已死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今河南汝

寧太后遣將軍麴曲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

軍節度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拒戰而潰會遂自殺

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見三卷

九。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

常樂長公主

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刺史趙瓌規。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女。

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

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

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向按之。無驗。

蘇珣抗論不回

太后召詰乞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

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

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

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與當坐

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封

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

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見下卷未。道過寧州今陝西慶

我狄使君活汝

寧州。父老迎勞去之。曰。我狄使君初仁傑為寧州刺史故稱。活汝

邪。相攜哭於德政碑在寧州城西。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

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

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

不得尚方見上。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

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今湖廣安陸刺史。霍王元軌

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今山東兗州刺史薛顓以

顓弟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

所殺。綱太后拜洛受圖。明堂成作天堂號明堂日

綱已丑六年太后末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大饗

萬象神宮。綱秋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今陝西

州道大總管討突厥。綱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

同。目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變謂

耐久朋

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

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教之告密冀

得名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

人邪乃就死。彭州今四川成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真

敬業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

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號解衣投地日為長史求

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綱冬十月太后殺鄭王璿

等六人。目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

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

使自安辭意婉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

為長史求
其福

陳子昂疏
諫太后

太后始用
周正

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是八月。徐敬真引張楚金等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臣乃知小有無罪之人。在於疎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綱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

後世進士
殿試之始

為臘月。夏止。書改正多矣。書曰。以某月為歲首。或月為一月。法曰。以某月為某月。恆辭也。此其書曰。用周正。何諫心也。周士獲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綱太后自名嬰。同改詔曰。制。綱除唐宗室屬籍。
綱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法書丘濬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於此。遂因之以為定制。綱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請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命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

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是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武帝乃召問相如。及置之

朝廷。終文園。孝文帝。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

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浮。擊。臨難決

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

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

居官之臧否。鄙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上則既試於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無亦悅其

名而未察其實。歟。況其事始於僭。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綱。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主弘

義為侍御史。醴泉今陝西西安人侯思止素詭譎

無賴。涇州今直隸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

告貞與舒王元名高祖謀反。元名廢徙和州。今江南

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

獬豸何嘗識字

豸。同。馬音柴。上聲。神羊也。性忠直。見人鬪。則觸

冠曰獬豸。不直。聞入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今御史法

水今真定府衡水縣。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

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踐立盡

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

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今陝西榆林衛都督王安仁

謀反救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刎其首朝

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

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來俊臣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名

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司法不施敲扑皆杖

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

人職事亦脩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去聲

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諍獄事太后厲色

詰乞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

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

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

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

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乞日知果直綱太后殺

南安王潁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綱唐之宗室

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今廣東綱九月武氏改

唐宗室殆盡

加上刎首

徐杜獨存平恕

武氏改國號曰周

傳遊藝請改國號

則天樓

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改姓武氏。法書稱皇帝廢某為某多矣。此其不書廢書以何不予且之得立也。不其立則廢之宜矣。故不書廢武氏既改國號自是削其人后稱武氏焉。所以目侍御史傳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護見上卷兄孫攸暨忌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傳遊藝為鸞臺上見

四時仕宦

侍郎平章事。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武后女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

致堂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綱冬十月。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直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

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目**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

請只入此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見上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綱**秋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目**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即豫州仁傑先為豫州刺史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

狄仁傑不願知謬者名

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謬者名。太后深歎美之。綱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款。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

李昭德諫以姪為嗣

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上曰。此則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綱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目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

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

舍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其次等者試守諸郎

官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去聲之語曰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渠作推音侍御史齊魯謂

為權言授官之泛怨通作脫校書郎言官不得入如

如用把推聚之多似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同心存撫使米目聖

神皇神皇帝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

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綱周

以郭霸為監察御史綱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

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

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綱周賤狄仁傑魏元忠為

縣令綱來俊臣羅告羅織人罪而告之同平章事任知古狄

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

潞州今山西潞安府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救一

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

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

郭霸嘗糞

權推盤脫

獅心珠目

狄仁傑裂衾書冤

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聲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即下土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見十卷十九土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

杜肅懷飲上告

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賤縣令仁傑彭澤今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元忠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陵縣流行本嗣真於嶺南今廣東道綱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書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外之也此則曷法為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矣自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鰕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餒淡猶言一餒謂一

口之。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見四五謂德曰。聞卿

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

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

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綱**秋七月。周左相

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目**先是昭德密言於

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

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

況姪乎。太后覺然。驚顧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

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

汝勿言也。

李昭德謀慮之善

致堂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言。謂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非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綱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目**太后自垂拱武后

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

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升每除一官。尸婢

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

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見十一者不可勝數。太

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

人羅織見上之黨為去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

驩州今安南國又安府驩州太后知其狂尋復召之補闕朱敬

朱敬則疏請知變

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

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

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

也自文明睿宗年號草昧易屯卦象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天地屯蒙

難也蒙昧也三叔流言如琅邪王冲等舉兵之類猶成王時之三叔也四凶

構難如李敬業起兵之類猶舜時之四凶也不設鈎距見二十五卷二七無以應

天順人易革卦象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

芻蕘今之芻狗

暴政開告端告密之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上

足芻狗也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芻狗謂初狗也芻狗謂

也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伏願覽秦漢

所用已則棄之厭音煙入聲鎮也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望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

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

百段綱冬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武氏何

也革命以來所殺恆書周殺殺婦日斥武氏何武氏所

所察獨斥武氏者罪不同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

聲也。呪也。太后殺之。瘞意也。埋也。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

父孝。湛為潤州今江南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

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唱

按之。以為常斬。其子希城斟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

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

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未不死邪。

既食。掩扉非熟寢。太后名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

出失於出人之罪。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少。過好生。聖人之

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綱**周

徐有功掩扉熟寢

時政記自此始

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

致堂胡氏曰。唐制宰相脩史。固非善法。然記注

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

月送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

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行事

污穢。冊牘姚璿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

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

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綱癸巳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以婁

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

代州見上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

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

唾面自乾

安金藏剖心

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惻然貌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于當笑而受之耳。**綱**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鞠其左右，左右不勝升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樂工也，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胃，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與兩手對入宮，使醫內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敷以舉之車。

九月梨花

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綱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綱九月，周貶來俊臣為同州今陝西西參軍。流

王弘義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綱**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

賓。今廣東廉州府尉前魯王參軍丘愔上**綱**冬十一月，

懷義作血像

周明堂火。太后命懷義作天堂。見上。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因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戚。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在河南府城西南南侍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命更造明堂。天堂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以明堂火。制求直言。獲嘉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主簿劉知幾。

劉知幾思慎賦

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表陳四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綱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冬。十一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書隱何美洪之也。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澹遠禍。其高入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目千牛衛見上卷將軍安平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茅椒為室。性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

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綱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

新明堂成。號曰通天宮。綱冬十月契丹今直隸大名府契丹東胡種名陷冀州。今直隸大名府刺史綱周以姚

元崇為夏官侍郎。目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

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

姚元崇剖析如流

侍郎。綱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目太后思徐有

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

相賀。宗城今直隸廣平府廣宗縣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

潘好禮設客問

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

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

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見二十一卷二十五主人曰釋之所行

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

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

革命之秋祝也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

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陵圜詩

獄名周數朝挂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

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綱**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見上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附朱粉衣去聲錦繡賞賜不可勝升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侯其門庭，爭執鞭轡，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五郎六郎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六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七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綱丁酉十四年

周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夏四月

月，周以王及善為內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見上

綱鑑易知錄

卷四七 唐中宗

卷三 作亂起為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刺史太后召見問以

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

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畱為內史綱六月周來俊臣

伏誅目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

之前後羅織見上卷誅人不可勝升計自言才比石

勒見三二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

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武后女與皇嗣

宗廬陵王中宗南北牙同衙唐分宰相為南司故稱

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

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

必動搖朝廷吉頊旭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

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

奏昭德俊臣同棄市見二十一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

俊臣仇家爭噉淡食也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

始帖席矣綱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綱秋九月

周以魏元忠為肅政見上中丞綱冬閏十月以狄仁

傑同平章事法書仁傑進用例書周以而中宗始有請行宮之名綱目於其始相特不書周

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

李昭德來俊臣同棄市

事不書周。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者也。他日帝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綱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法書** 武氏

都為神都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可也。今帝既還，反正有日，黜偽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哉。 **目**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

狄仁傑從容說武后

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莊子

篇皆者禹之漚洪水沐甚雨櫛疾風郭象注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親冒鋒鏑的鏃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

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

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

聞姪為天子而祔附。合食於姑於廟者也。太后曰：

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

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也。君也。虞書

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

勸太后名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

朕夢大鸚鵡，能言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

姓，兩翼二子。中宗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

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

狄仁傑勸武后名還廬陵王

吉頊從容
說張易之
昌宗

鶴監供奉。官名。唐百官志。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十七年改為奉宸府。
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間閑。乘。空閒處。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名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見三三三卷六。承嗣怏怏。遂發病死。**綱**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目**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見上卷六。員外郎。已而稱

狄仁傑足
繼祁奚

藥籠中物
何可一日
無

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左傳。襄公三年。晉祁奚。狐其離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註**音蟹。午。奚之子。赤。職之子。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綱**九月。突厥陷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周刺史高叡胃死之。**綱**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

太后許之立為河北道見四二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太子賜姓武氏武氏討默啜拙。突厥君長名綱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旨味道

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

稜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綱冬十

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旨時河北人為

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

塵暫同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

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除也緩死今且潛

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怒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

撫慰百姓河北遂安綱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十

一月周以豫王且為相今河南王書且嘗為皇嗣矣

書廢何不予武氏之立之也故且終始書豫王自

皇帝廢為皇嗣書以自皇嗣廢為相王亦書以綱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秋八

月周納言婁師德卒旨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

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

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

蘇摸稜
狄仁傑安撫河北

狄仁傑
兼師德

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
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見上卷紛紜。師德久為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綱冬十一月。周貶吉頊。
為安固今浙江溫州府平陽縣尉。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
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見上之功於太
后前。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
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
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於去聲聞之。無多言。昔
太宗有馬肥逸。無能制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

制馬三物

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槌。職瓜反三匕比首。短劍鞭
之不服。則槌其首。槌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
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匕首邪。頊皇恐謝。諸武因共
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名。見涕泣言曰。臣
求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
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
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
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
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

如何。綱十二月。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綱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夏六

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法書仁傑自帝還東都。以

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為唐也。

是故大臣卒。不書諡。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

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

矣。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

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

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控馬勒

也。而繫計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

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

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

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

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

也。太后擢為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

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

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實

云。莫詳。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

狄仁傑薦張柬之

卒成反正之功

桃李悉在公門

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蘇安恆疏請禪位東宮

傑曰。天下桃李。謂所薦。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綱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是歲武邑。今直隸真定府武邑縣。人蘇安恆上疏太后曰。陛下

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

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

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

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疏奏。太后

名見賜食。慰諭而遣之。綱三月。雨。去聲。雪。法書記異。蘇

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

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

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

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之士也。太后為

去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

亟明其失也。書益稷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

注。大言而疾曰颺。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

也。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悚動

綱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賤。

三月雪

瑞雪瑞雷

三足牛

李迥秀出妻

妻吐媵。婢送女從嫁。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

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

色，安敢留也。綱：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

目：天官侍郎崔玄暉，委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

改文昌。見上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

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

天官侍郎。綱：周以郭元振為涼州司涼州衛都督。

綱：壬寅十九年，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目：是歲

蘇安恆復上疏

蘇安恆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祖，文武宗，天之

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

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

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

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

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綱：周設武舉。

綱：秋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法：書宋文丁卯年，梁武已

日食亦皆不盡如鉤矣。不書此，何以書為武氏書也。

武氏以陰侵陽，且極矣。故次年而日食之，既終綱目

書者矣。一見四九卷三二。綱：冬十二月，周以張嘉

貞為監察御史。目：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見四二採

周設武舉

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

者乎吏言前平鄉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尉張嘉貞有異才循

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先上聲然循

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

嘉貞所為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

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

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綱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閏

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秋九月朔日食既書食既

大變也往年九月不盡如鉤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

武氏之陰診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即世變

不信哉陰陽氣亂日診綱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

流張說悅於嶺南目初元忠為洛州今河南府長史張

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

之弟昌期為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

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

年不閑吏事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

奏臣承乏承其空乏也左傳成公二年攝官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

宋璟激張說

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史者紀事之書。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久。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追趣。促說使速言。

張廷珪張說劉知幾激張說

朱敬則抗疏理魏張

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竟貶元忠高要。今廣東肇慶府。尉流說嶺表。嶺

王峻申理
元忠

張易之憚
朱璟

中丞奈何
卿五郎

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即廣東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朱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見三三卷九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傾覆流離也無恨璟歎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和謂

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去聲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致堂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詠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綱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目**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

細務不之視。綱夏四月。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

章事。綱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

后命元崇以字行綱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目再思為

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

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見四卷三再思欣然

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

平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

花似六郎耳。綱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目左補闕戴

蓮花似六郎戴令言兩足狐賦

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楊再思。出為長社令。見三十一卷二三

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故城在陝西道安撫大

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法自革命

封拜皆書周以恆辭也此其不書周何來之心乎唐

者也自束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

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

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目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

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

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綱十二月。

周以陽嶠橋去為右臺侍御史。目桓彥範袁恕已共

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御史職討奸猾

姚元之薦張柬之

楊再思為高麗舞

卷三十一

如鷹鷂之搏擊鳥雀。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

綱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目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見上。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宿衛也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高宗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汝。

願記江中之言

易之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鹽上聲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願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桓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見四四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武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

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綱遷太后於上陽宮。在河南府閩鄉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張柬之等不能為虐
室討罪人
武氏九罪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計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豈惑嗣帝一罪也哉？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勳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大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

聖人例以孫書

恩輕義重

大臣斷大事而無學

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用，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為常。習文姜預弑魯桓，文姜魯桓公夫人，莊事也。註：公母也。左傳：桓公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文姜，文姜告齊侯，使公子彭生拉公脅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子般立，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弑之，慶父通於哀姜，其弑君也。哀姜預知

之。聖人例以孫書。莊公元年，經曰：夫人孫于齊。閔公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文姜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夫人姜氏哀姜也。預弑于故。與慶父皆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也。同遜。

綱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雌綱二月，復

國號曰唐。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今廣東道。綱以楊再思同三品。綱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姚元之獨鳴咽流涕

目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鳴咽。煙入

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

復立韋氏
為皇后

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

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

刺史。綱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今陝西西安府

洛南王。目上之遷房陵州即房州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

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

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

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

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見四二卷十八自古帝王未

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先是胡僧慧範

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

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綱以

武三思為司空。目二張之誅也。洛州見上長史薛季

昶唱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漢呂后時呂

三思猶在。去聲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

彼猶机案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朝邑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左傳莊公

早圖。後君噬臍謂口。不從上女安樂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公

去草不去
根
彼猶机上
肉

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宮中獄名

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

益委任之，拜為婕妤。見四二卷八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

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束之

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博具也而自

為去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束之

等數朔勸上誅諸武，不聽。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

品。綱：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日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

安徵武攸緒見上卷三十一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

之。綱：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目：敬暉

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崔湜為耳為耳目，湜

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

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陰諂事二張

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

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

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

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

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

雙陸點籌

敬暉等以崔湜為耳

鄭愔諂武三思

五王

五王不知人可恨

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致堂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思。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

楊元琰請棄官為僧

神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蒞。嗚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宜哉。

綱以宋璟為黃門侍郎。目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言太后既歸。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見十一乎。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目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綱以韋

洛水溢

河南北十
七州大水

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綱**洛水。卷三四。溢。流

千餘家。**綱**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

言。**綱**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上皇帝尊號。日應天皇帝

皇后日順。**綱**皇太后武氏崩。皇太后崩於上陽宮。年

八十一。遺制去帝號。上居諒陰。天子以中書令

魏元忠。忠為中書令。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

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

百戶。元忠捧制感咽。聲入涕泗。鼻出日泗。見者曰事

去矣。

魏元忠捧
制感咽涕
泗

公主開府

置官屬

僧道並加

五品階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

屬。太平武后女。安樂韋后女。**綱**二月。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

加五品階。置十道巡察使。**綱**三月。殺駙馬都尉王

同皎。同皎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

南。今廣東。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

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

致堂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
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
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
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
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
免。孔子曰。枵也。怨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一

唐中宗

二十一

思。三思使人告同僚與武當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丞周憬等謀

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遂並除京官。綱大置

員外官。目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

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

州即高要見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

望。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

妄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

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僧道也借

勢納賂。三失也。俳戲也優倡也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

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

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

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

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

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

已。綱夏五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見上綱六月。貶敬

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遠州司馬。目武

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今廣

袁楚客以書責魏元忠

武三思殺五王

東瓊州今廣東肇慶府彥範瀧雙州府今廣東高州府東之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怒已寶州今廣東信宜縣玄暉白州今廣東梧州府博白縣司馬

員外長任削其勳封綱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綱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

所殺目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同於天津橋

在河南府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

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

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

暉於瓊州彥範於瀼隸州東之於瀧州怒已於環州

玄暉於古州崔湜殖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

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

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

死執彥範暉怒已皆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

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猶言何者

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

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

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

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五狗

末新劉氏日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等
也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日為所殺
咎在我也

綱冬十月車駕還西京綱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

刺史。目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年上磴位。皆磨屬

米雍州見上司戶李元紘宏判歸僧寺從一舊名懷

名從一後父諱更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日南山府城在西安

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太子起兵
誅武三思

綱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
武崇訓兵潰而死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

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
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
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
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見上以三思故

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文教安樂公主請

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

三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

關而入叩閣給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

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上俯謂多祚所將千

騎隸左右羽林初太宗謂之百騎則曰汝輩皆朕宿

天時增為千騎後中宗增為萬騎

綱監易知錄 卷四七 唐中宗 二二二

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太子亦為左右所殺。綱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勝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今貴州尉。行至涪陵見上卷而卒。綱戊申二年春二月。赦。宮中言皇后衣箭裙。上有

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邈葉志忠奏。昔神堯高祖未受命天

下。歌桃李子。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

道許。文皇太宗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見四二卷。則天

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太宗始名武后。為才人。既見

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未徵中。民皆歌娥

樂。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

見四五卷二六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

厚賞。綱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綱初朔

葉志忠上
桑條韋歌

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

方寧今陝西軍與突厥以河為境仁愿於河北築三受

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

衛榆林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畝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

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

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肉慙也之心也其後常元

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綱夏

重仁愿而輕元楷置脩文館學士

四月置脩文館學士習以學士名官始見於此置脩文館學

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橋去聲等二十餘人為之陪

上官昭容第詩甲乙

侍遊宴賦詩屬祝和去聲使上官昭容即上官婕妤是年拜昭容見下

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米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

讜黨之士莫得進矣綱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綱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目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上見

十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求以財枉法相謝日賕降墨敕除官

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

校判知官員數外別置同正員資格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同事知某事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凡數千人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

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

疏辛替否上

綱監易知錄唐中宗

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而取三怨。謂竭人力。費人財。奪人家也。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僧始落髮後之稱。不可操干戈。寺

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綱冬十一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目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綱徵武攸緒入朝。書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賢之。故詳書之。目名武攸緒於嵩山。見上卷三。十。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現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綱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婦官名九。綱已酉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跋河。目幸

河 觀宮女拔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七 唐中宗

二十六

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歲名也。以麻經巨竹分

定勝負而祈農桑也。經音互。大索。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

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暉。蘊。獨歌鹿鳴。詩小雅篇名。意

我周行。蟋蟀。詩唐風篇名。意取好樂無荒。良士。明日

賜山暉救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

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

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

官也。綱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夜同三

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

郭山暉獨歌鹿鳴蟋蟀

迴波辭

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苑對仗

見四五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

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頭僂曲背趨出。立於朝堂待

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

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

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

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

外官也。綱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今江西吉安府。貶崔湜江

州。今江西九江府。司馬。崔湜鄭愔俱掌銓衡。見三五。傾附

和事天子
三無坐處

勢要。贓賄狼藉。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恆李尚隱對仗
彈之。下獄。流貶遠州。

綱庚戌四年。唐宗皇帝景雲元年夏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見一卷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作八風舞

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綱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
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書中宗復位

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雙縱韋氏。唐室再亂。不保其身宜矣。許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參

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

稷。上面詰乞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

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

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

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餼淡食中進毒。中

宗崩。韋氏祕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

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

子。皇后知政事。相王且睿宗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

與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率諸宰

臨淄王起兵討韋氏

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后安樂公主謀去之。綱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雌書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三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為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即位。隆基之心。可。見矣。相王臨淄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王隆基罷潞州今

西潞安府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見上尉劉幽求折衝見四三卷三二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邦捶萬騎見上萬騎皆怨。果毅見折衝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天星散落如雪

退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

是福順直入羽林。宿衛也。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行示也。

韋后朕去聲毒也。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

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

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

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

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

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

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又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

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於

市。諸韋襁上聲襁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把左右

廂萬騎。賜崇暎爵立節今直隸保定府祁州王。以紹京守中書

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

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

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綱

相王且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綱立平王隆基為皇

太子。日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

成器讓平王

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整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綱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固公主沉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升數上聲。權傾人主，其門如市。綱秋七

姚宋協心輔政

罷斜封官

節度之置始此

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李多祚等官爵。綱以宋璟同三品。目璟與姚元之是年六月以姚元之同三品。姚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太宗年號末微高宗初即之風。綱八月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綱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經略節度大使。法書節度之置始此。綱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綱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附葬。乃追諡故英王中宗初封

綱監易知錄 卷四七 唐中宗 三十一

蘇頌

以公主為女官

周王後從 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附葬。綱許南開
 為英王 封府公蘇瓌 卒。制起復瓌子頌。上為工部侍
 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
 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綱十二月。以西城隆昌
 二公主為女官。法書 譏也。以是為孝未矣。公主
 二女為女官。亦作冠。見四卷十四。 以資天皇。高宗太后后武之福。
 欲為去聲造觀。貫諫議大夫甯原悌。上疏切諫。上雖不
 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綱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綱貶祝欽

鷹搏狡兔須急救

明郭山暉為諸州長史。目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
 山暉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時侍御史楊孚
 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
 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
 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

睿宗皇帝

名且。中宗之弟。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
 且為帝。及改唐為周。廢且為皇嗣。後中宗
 立為太子。又廢且為相王。中宗被弒。隆基討韋
 后。誅之。迎睿宗即位。二年。傳位於玄宗。壽五十
 五歲而崩。帝因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
 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綱辛亥。睿宗皇帝景雲二年。

法書。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

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管細書睿宗皇帝景雲元年矣。此其復大書睿宗皇帝何正始也。中宗弒重茂廢宜立者相王且也。大書睿宗皇帝所以正其始也。綱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輕之。既而憚其英武。數朔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也。每覘諂平去二聲。窺也。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太平公主今四川成都府。長史竇懷貞見上二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

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據。驚。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張說。是年正月以張說同平章事。曰。此必姦人欲離閒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

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

今陝西西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今西安刺史。太平

公主蒲州今山西平安置。命太子監國。復斜封官。

曰。殿中侍御史崔涖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

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

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

諸斜封官並量材敘用。姚元之為申州今河南

刺史。宋璟為楚州今江蘇刺史。寢二王刺史之

命。曰。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

復斜封官

姚宋坐貶

置十道按察使

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閒。姑兒故有是命。綱夏五月。召

太平公主還京師。綱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書按察使之名始

此。綱冬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書崇

恩書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音史崇恩。見禎有道士者。非黃冠師比也。故不書。綱上二十一。目上

名天台山名。在浙江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

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

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

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

成之言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

廣成之言無以過

終南仕宦
捷徑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綱壬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元年。春正月。以蕭至忠為刑

部尚書。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

華州。今西安府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

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

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

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

非所望於蕭君
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綱秋七月。彗星

卷十出西方入太微。天帝南宮。綱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

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綱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紫微天及心前星心為明堂

大星天王前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

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

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

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綱立妃王氏為皇后。綱流劉幽求于封州。初，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王琚預于王同皎見上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西見上，至庭中故

有死勝
餘
餘

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韋后追廢為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僕射夜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委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

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

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

幽求於封州。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張暉於豐州。故城在陝西榆林衛綱

冬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待

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

李日知不
杖令史

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聊

取李日知。嗔稱人反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

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七

184
48
47

